續綸扉奏草

憶在掖垣每諄諄以正疏體
句言宜有流云露垂補讀作
傳傳之郎較僚以入告
君父寧覺則難覺故體尚簡沉
晦則難解故體尚顯逆誕則

雖行故體尚核叫號非盛世之音媟褻豈對君之禮故體尚和平尚莊雅以[illegible]本簡題目一出輒躍走如驚或假托而言或依附而言或非其心之所欲但干時尚而言或明

知事之不然借作陷穽而言

又云

朝廷若惟同是求則臺省間但各置一員足矣其必令振鷺充廷鳴鳳共叶正欲參伍錯綜如八音五味之相調耳人

主且不求同而比肩事主之人乃獨伐異此何理也云云蓋以此繩人即以此自繩耳筆六年孤行一意初非作意忤時而自不能與時合一麾而出八載于茲蒙

今上召還而首揆葉閣師亦已
從輿望返綸扉矣此一時也
言路視昔較易而政府視昔
更難昔也
宸嚴雖無所譴責而時局則多
所擠排一言不合異類斥之

矣今衆正連茹雪消睍出無
復有轉喉觸諱者故曰易也
昔也宮府雖睽隔而票擬無
傍撓今実劃一
上傳之例夫果出
上意猶可言也尚出左右尚可

言乎即止出左右猶可言也倘出傍門別竇尚可言乎狐鼠憑城更有憑狐鼠者按之則匿迹甚詭持之則托名近正徐之則有煬竈假叢之禍急之則有决癰忌器之嫌故

曰難也當此時而救正者若而事且保全者若而人是豈第以口舌爭哉有默奪于蹴揭之外者矣及讀蹴揭草大要苦口而甘出之深心而淺出之其人所不能言與所不

敢言又若不經意想而游戲出之口如其心筆如其口令讀者自不覺頤解而心折焉則當此時而能有所救正與保全又未始不在此䟽揭內也彼水投石而規為瑱豈獨

聽言者過耶雖然蓋有本爲
楊雄以艱深之詞文其淺陋
之說中不足也蘇文忠筆端
有口寧直才勝哉良由心事
光霽如重門洞開忠義之氣
自不能不橫溢毫端而初非

有意乎爲文聊表而出之以爲進言鶡猶曩日正跡體意也

楚黃門生梅之熿識

綸扉續草序

此余再入綸扉三年間所草疏揭也共二百餘通而乞歸者幾三之一司馬聊城張公語余讀公乞歸疏時政畢具故雖累上而不覺其複士大

夫亦多云然余殊愧之往余
事
神祖八年獨身任事苦口逆耳
之言無所不盡皆荷
優容然常以不得親見
天顏為歎追事

今上日於
朝講承
下濟之光事有不可輙與中貴
往復辯論皆達
天聽多有疏揭之所不能盡者
余嘗懼其觸忤而

上曲賜採納常十之八九盖余
之受知遇于
累朝深矣其若苦乞歸實以老
病無䏲恐誤國事且與貪位
固寵漏盡夜行者同譏非敢
㤪然于去就之際也病榻中

毎憶往者告鄒南臯先生公講學必講孔孟余只講閻羅王南臯曰何謂也余曰不佞老矣塡溝壑之日近苟有欺君誤國傷人害物招權納賄等事於閻羅殿前勘對不過者

皆不敢爲南臯笑而首肯惟
是叨濫多年積愆叢戾去國
之後累被人言省躬引咎悔
艾實深暇從篋中檢諸奏牘
觀之嘆曰此皆閻羅殿前之
卷案也罪狀具是何敢自匿

因梓之合于前草告諸幽明
庶幾少逬于文過之愆且以
見
神祖
今上之聖德焉
福唐葉向高書

續綸扉奏草目錄

卷一

三卷

卷七

卷八

卷十

再辭　皇子加恩疏

聖節午門行禮揭

請　允考選揭

再請　允考選揭

乞　允劉王二巡撫䘏典揭

辭延鎮捷叙　加恩疏

救許給事揭

辭考滿　加恩疏

再辭考滿　加恩疏

請　允添註併陳愚衷以平政體疏

續綸扉奏草目錄終

續綸扉奏草卷之一

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臣葉向高

恭候萬安疏

奏爲恭候

萬安事臣家居海上去京師遼遠杜門伏枕無所

見聞頃有人言

聖躬違和未審虛實在臣愚心不勝縈念竊計我

皇上無疆惟休

久道成化

天地

祖宗之所眷佑九州四海之瞻依小有不寧旋當
勿藥惟是飲食起居百凡加慎
順喜怒哀樂之節以養天和則營衛充而風邪自
退通上下內外之情以調衆志則煩囂息而
氣體自平于萬斯年
永綏福祉此實臣惓惓之私不容自已者也臣前
者又聞奴酋背叛遼左傷殘
九重宵旰薄海驛騷臣受
國厚恩情同休戚豈能安然不介于懷顧自念
閒廢之人前此上書多不循州况中外在事

諸臣忠言嘉謀業已畢吐臣雖憂國有心而
効忠無計又自往歲以來得一奇病不能寢
食餘息奄奄精神昏憒耿耿一念竟無由自
達于
君父之前臣之罪也今遼事不知何如要以
宗社之福
聖上之威靈大小羣工之僇力必不使其爲封豕
長蛇肆毒無已但願
皇上念封疆之危急禦侮必先于用人
軫民力之艱難攘外尤本于安內

捐無用之積以供軍儲毋使閭閻嗷嗷有權肌椎
髓之苦
收久棄之才以熙庶績務令巖廊濟濟多定傾戡
亂之人則元氣既充
國威自振民心既得邦本不搖幺麼逆酋竿稾
街而膏齋斧當在不日矣臣敢因問
安而附陳其愚亦區區愛
君之一念也統望
聖慈俯垂
鑒採臣不勝冒昧悚息之至奉

[illegible]逆旋[illegible]以危懸日夕焦勞以致

舊疾逾甚[illegible]今服藥靜攝調理未愈覽卿問安

具見憂國愛君忠誠至意所奏朕知道了該部

知道

萬曆四十八年七月十二日

中宮崩逝恭慰　聖懷疏

奏爲恭慰

聖懷事臣違離

闕廷于今七載伏枕窮山不聞世事畎畝之情雖

深江湖之跡已遠惟有日夜籲

天願

皇上于萬斯年臣得憑藉

恩私苟延殘喘于林壑而已頃聞

中宮皇后崩逝薄海臣民無不驚悼況臣受

恩深重哀感之衷萬倍恒情惟是

皇后徽柔懿恭之德遠邁乎前聞表儀贊相之功
夙孚于
宸念彤管流芳萬世無極
皇上固不必過爲傷感致累
起居此尤臣與薄海臣民所共爲顒望者伏望
聖慈曲垂
鑒納臣不勝懇切祈禱之至奉
聖旨覽卿奏慰具見忠愛至意朕知道了該部知
道

十六年七月十二日

賀　登極疏

奏爲恭

賀事伏以

膺景命而受圖

五位麗飛龍之象

配先猷以建極

一人席貽燕之休運正際乎重熙

光更垂于繼照凡茲黎庶莫不騰歡況在微臣能

無稱慶竊惟天佑下民乃作元后國有主器

是任

長君於鑠我
朝卓越前代自
二祖八宗之繼起直三皇五帝之並隆
皇祖四十八年化成久道下方萬億兆姓躬值太
平爰及
先帝之紹基益見人心之望治雖
施仁行政後先有久暫之殊而
造化存神澤共尊親之戴家僧逢乎多難不替

皇帝陛下

德養蒙泉

躬符震索

繼述自其能事仁孝本之少成

重潤重暉陋鍾祥于甲觀

克明克類膺新命于周邦允惟

社稷有靈遂使臣民得主山川嶽瀆協慶

有道之曾孫訟獄謳歌共歸

少年之天子顧猶

基命宥密無夙夜以不皇抑且勵志幾茂康寧永禍

之是懼蓋
大孝之後難爲
大孝心獨苦于代終而
聖人方出再見
聖人化愈隆于更始臣草茅末品林壑餘生早侍
青宮
先皇無資其羽翼睨附黃閣
神祖誤寄以腹心緬懷千載之遭逢深負
兩朝之恩遇攀髯欲上鶯
龍馭之不留附翼無能執

鴻恩之有托桑麻十畝長沾雨露于南天葵藿寸
　衷伏覩風雲于
北極伏願
宸切怠荒
心存臨保
日就月將以典學毋間暴寒
夙興夜寐以懐人長如陟降有典有則率
祖攸行無黨無偏維
皇建極則
子述

父父述祖聖之相授其道同如禹紹舜舜紹堯世之相傳其揆一矣

天啓元年 月 日

辭　召命疏

奏爲懇閒

召命披瀝悃誠懇乞

天恩俯容辭免事該行人司行人呂奇策恭捧

先帝聖諭舊輔葉向高匡時偉器經濟宏才今國

家多事之秋正賴元臣協贊新陞南京禮部尚

書朱國祚講幄舊臣着改禮部尚書兼東閣大

學士與向高一併差官召來同從哲夾輔協叅

佐理故諭欽此臣恭設香案力疾望

闕叩頭謝

恩外竊念臣海上豎儒備員詞苑遭逢
神宗皇帝擢置綸扉俾叅密務浮沈八載罔效分
毫謝政歸來省躬引咎自放于江澤之間爲
田夫野老頌述
神皇之恩遇以明其報稱之無能而已不謂
先帝御極眷念舊臣特行
召用至加以匡時經濟之褒
赫赫明綸重于帯衮而
皇上又特遣行人賷將
明命

三朝寵眷于一時非但近世希有之殊恩抑亦
前代所曠見也臣即捐糜殘軀何足為報惟
是臣稟賦孱弱病患夙嬰往居政地偶值艱
難孑然一身焦勞獨甚因而怔忡侘傺寢食
失常向非
神皇念臣恤臣予以生路幾無首丘之望林居數
年稍稍收召魂魄視息苟延而前冬一疾又
幾不起徂秋
龍馭繼升普天哀悼臣以感
恩戀

主之私不勝攀髯抱弓之痛前病益增精神昏憒
終宵展轉不得安眠一日之中眩暈數次尫
羸瘦削皮骨僅存此行人臣所親見者夫乘
泰交之時事
堯舜之主勉立功名以償前負此世之所望臣亦
臣之深願也年衰身病驅策不前上負
聖恩下違物望此天之所限臣非臣之得已也今
碩彥盈朝庶職畢舉而臣得以老病餘生安
臥田里豈非
聖世一盛事哉伏望

聖明鑒臣病苦眞情委非假托與循例套辭者不

同

亟沛俞音收回

成命臣即旦暮塡溝壑有餘幸矣臣不勝懇切籲

祈之至爲此具奏謹遣義男葉舉賚

奏以

聞奉

聖旨卿碩德宏猷元輔

皇祖茂著忠勛

皇考簡注召還朕日望卿來佐理新政已歷三時

尚未就程着差去行人敦趣卿宜遵

旨遄發付朕眷倚延竚至意慎勿再辭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應　召趨朝疏

奏爲開

召趨

朝敬陳愚悃事臣自被

命後已以病苦真情懇切控辭未蒙

矜允隨復具疏申請忽聞遼陽陷沒中外倉皇遂

不敢發今於五月二十九日該禮部差官賫

捧

聖諭催臣入朝臣方僵卧山中扶曳匍匐望

闕叩謝隨於六月初九日力疾就道念臣一介

書生素無才具往事

皇祖時際太平得以雍容奉職然其碌碌無能狼狽不堪固已昭然共曉于天下矣況當此艱難危困之日加以疾病垂死之軀豈有分毫足濟緩急惟是臣子情義不能恝然俟至受事之後

皇上親見其庸駑困憊之狀必悔于召 臣 而諸臣望 臣 之至者亦將自咎其失言矣 臣 聞定傾戡亂全在人才今羣賢濟濟畢集輦下諸所爲保全封疆剪滅逆酋之計固已犂然畢具

而撫臣王化貞條議發縱神閒氣定足當閫
外之寄是在廟堂之上專其委任而重其事
權有請必應有應必速遼事或可辦也至于
兵餉缺乏
皇上慨發帑金而戒其胃破
神謨淵畫切中窾會臣嘗見
皇祖開鑛榷稅銖積寸累受盡煩言竊疑
聰明神聖之主富有四海何苦為此由今觀之殆
若逆知天下之有變而豫為
聖子

神孫計者往有言五行之類金爲兵屬今
大內金氣太盛恐將召兵臣深以爲然時舉以
告
皇祖然則
皇上之德意或亦弭兵之一道也從來天下之財
未有積而不散者而散之不善者常多若保
封疆安社稷省徵求之苦結百姓之歡消內
釁而固本根其爲吉祥善事孰有過于此者
此臣之所深爲
皇上喜也倘

內帑不足則如前

詔書所列

上供物料量行折價俟事平復故似愈于別項之搜括耳惟是目前所急尤在將才唐之亂平于李郭宋之難禦以韓岳皆武流也今天下之大豈可謂盡無若人誠宜精其選而重其任假以便宜優其爵賞使之有翹然自喜于功名之心而作其委靡退縮之氣似亦拘攣之所當破者若綸扉政本安危所關今雖簡用多賢而以臣爲之首狐裘羔袖深恐非宜謂

宜

俯從言官之請亟行推擇不拘內外衙門但有威
望足以鎮物宏猷足以濟變者即行擢用與
見在諸臣協心併力謀斷相資其勝于老病
之庸臣不萬倍乎 臣愚昧之人素無籌策萬
里遙度自知無當然耿耿一念不能自已又
身病途遙未能旦夕遽到
闕下恐一旦顛沛道路卒填溝壑長負
恩私故敢因恭報起程而附陳其愚衷如此以俟
上明采擇至於愛惜忠賢破除恩怨毋使梧鳳太

棲復潔身而去國白駒將縶更纍足于畏途此則在廷諸臣當有同心而無待臣愚之饒舌矣臣不勝竦息惶懼之至爲此謹具本題

差義男葉舉賫

奏以

聞奉

聖旨覽奏知卿就道日期具見憂國急公大義朕心加悅奏內各欵有裨新政待卿至面議舉行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途次患病疏

奏爲趨

朝患病冐懇

天恩事臣奉

欽召勅諭僅十日即扶病就道已具疏上

聞矣不意今歲南方酷暑異常炎威如火臣以久

病殘軀觸熱驅馳遂至委頓行至江西廣信

地方愈加困劇頭目昏迷咽喉腫痛又風患

瘍疾因勞復發偃卧輿中呻吟困苦奄奄餘

息即黽勉匍匐未必能至都門即至都門亦

未必能奉職孤負

聖恩慙懼交併途次又接邸報見

皇上以都御史臣德完之言復遣官催臣德完與

臣同年而先後出處杳不相及故不知臣之

無能誤聽人言輕發此論臣聞望之愈重則

副之愈難今日何等時勢而以安危重任責

于至庸極劣之人他日不效臣何辭以謝德

完而德完何辭以謝

皇上此臣之所爲聞

命震驚撫躬增愧逡巡却步而愈不敢前也方臣

行省尚未知同官諸臣之列否今臣國祚臣
宗彥業已受事臣淮臣繼偕亦相繼月至其
與臣一爌臣爌或功高翼戴握成算于前籌
或志切安攘殫新猷于初試即使臣 參預其
間亦斷不能有分毫補益況于碩彥畢集昌
言盈庭
皇上以聖明總攬于上屈羣策而定
廟謨區區小醜豈能遽爲大患而亦安所用 臣 爲
哉臣 極知
國家有事臣子義在急公生死不避然苟不量

才慶德冐昧輕進以傷
君父知人之明而僨天下事則其罪又更大矣即
頃者二三大僚老病不任者皆得蒙
恩賜歸而人猶惜其歸之晚如臣庸劣衰老患病
困苦猶為獨甚所以不得不哀鳴陳乞以免
他日後悔伏望
聖慈察臣言非假飾俯垂鑒允仍乞盡褫臣官以
謝天下臣斷不敢引得請諸臣之例以自寬
也臣發疏後亦力疾前進沿途候
旨俟

聖恩允放南歸以少盡臣子敬共之義臣不勝于
冐悚息之至爲此謹差義男葉通賫
奏以
聞奉
聖旨卿輔弼元臣中外倚賴前奏聞命就程日望
卿來佐理何乃復有此請便着差去行人敦趣
前來以副朕佇望至意吏部知道
天啓元年　月　日

辭貴州叙功疏

奏爲

恩命萬分意外懇

容辭免併陳病苦真情仰干

天聽事臣行至江西地方因患病疏辭然猶力疾

前行至杭州接邸報見

皇上以苗功叙賚加恩新舊閣臣進臣中極殿大

學士廕一子中書舍人賞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臣不勝驚駭不知其所從來自念歸田

日久其於苗事風馬牛不相及也何以有此

典哉臣在綸扉八載惟兩次考滿循例陞蔭此外並未敢分毫妄徼非分即屢次捷功累蒙
皇祖寵命臣皆力辭以臣在朝之日如此此分毫不相干涉之事夢寐意想不到之恩少有人心旨宜肎承正欲具疏控辭而言官之愛臣者又恐其肎諂之賞且受邀之罰夫邀之當罰臣久矣當臣輔政奴酋逆節已著而臣不能鋤免過暴馴至今日臣之罪也夫復何辭夫以臣之庸愚不能制奴酋未叛之先而

登其運籌決勝誅奴酋于舊征之後此亦天
下必無之理也臣平生素苦不寐之病每當
晨起則終夜無眠往事
皇祖值朝講久輟故得雍容奉職林居數載早寢
晏起幸保殘生不意前歲之冬此病大作日
夜不能合眼者且三月餘憔悴消削無復人
形家人皆驚惶以為必死其後不自意稍稍
安臥餘息復延然猶時作時止竟成痼疾日
者黽勉就道時值安痊而今又大發沿途毒
醫問藥終莫能療度至長安其不能黽勉供

職萬萬無疑矣臣所患苦甚多不能悉陳而
此病尤人所共知非敢飾辭若有一字之欺
九廟神靈必誅臣殛臣臣即旦暮填溝壑亦何面
目以見
皇祖與
皇考乎臣前疏未奉
旨不當再瀆以控辭
加恩而併及之伏望
聖慈即將
成命收回毋滋濫賞之失併從前

恩命盡行褫奪仍
放臣南歸臣即不敢望方從哲吳道南孫如游但
得以編氓終老林下死不朽矣臣不勝懇切
籲祈之至爲此謹具本專差義男葉舉賫
奏以
聞奉
聖旨黜陟加恩睠眷
念元臣祇循彝典宜遵成命領受前已知卿就道
日切延佇何乃復以病陳仍着差去行人敦趣
速來所辭不允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illegible]月[illegible]日

再陳叙功併陳遼事疏

奏為
召命當趨
加恩難受切懇
聖慈即容辭免併述見聞以資
廟算事該臣以途次患病併黔捷叅
恩兩疏控辭再奉
温綸促臣速行
諭臣領受臣衰朽殘生仰戴
高厚感激之私何可云喻自臣發疏後復苦痔疾

幾至狼狽亦力疾前行今已渡河而北漸近
闕廷餘息尚存自當匍匐扶攜一望
天顏祗謁
二陵少舒哀慕然後躬陳危困之下衷仰祈
天恩之允放庶于
君臣之義可以兩全而不負臣之此行矣
惟是
加恩隆典萬難祇承竊窺
聖意豈以
兩聖登極曠蕩之恩及于普天而欲假此以施及

下臣千不知臣山居日久下
皇考
皇上實未嘗有尺寸之勞況于黔事吏無干涉無
功之賞古人所耻韓昭侯不肯以敝袴與人
臣何人斯敢濫重賞頃兵部差官賫來金幣
臣亦斷不敢受即令賫回伏望
皇上亟收成命使臣得安心趨
朝不必再疏以瀆
宸聽其蒙
恩乃更大矣臣又從邸報見毛文龍收復鎮江人

情踴躍而或者慮其寡弱難支輕舉取敗此亦老成之長慮但用兵之道貴在出奇班超以三十六人而定西域耿恭以百人而守疏勒皆奇功也邇事之失似亦在知正而不知奇故糜爛決裂一至于此臣所過地方見其土民談募兵之苦疾首痛心而所募之兵又多逃亡替換羸弱不堪徒費金錢無益于用沿途騷擾更不可言乃目前事勢又不得不募海內民力已竭而驕兵悍卒乘此瑕釁抑于去紀陵犯喧囂三尺不得問奸民鬪風相

李繼遷似皆視遼陽之成敗以爲順逆今又有毛文龍此舉稍得兵家用奇用寡之法雖不知其能成功與否然爲今日計惟當廣爲救援之策以固人心而毋過爲危懼之談以張虜勢即使鎮江難守亦不必追其失策使將來無復敢出一奇以破賊也若樞府經畧督撫諸臣皆極一時之選必能同心僇力毋忌成毋旁掣共滅奴酋雪此大耻消中外之隱憂此實普天臣民所共想望凡臣一路逢士大夫其言無不如此臣本書生不諳軍

旅又身未受事不宜多言但杞憂心切而途
中所見情形與所聞議論欲亟聞于
君父故敢忘其煩聒之罪而直述之以備
聖明採擇亦不敢自謂其有當耳臣不勝悚息肙
昧之至
天啓元年■月■日

到任疏

奏爲老病庸臣不堪重任恭謝
天恩兼陳愚悃事臣以多病殘軀跧伏丘園亦能
世念不意驛事敦勸
聖恩隆重扶曳出山千愁萬困已於二十三日見
朝二十四日
廷謝復蒙
聖慈諭令供職後補
面恩臣即欽遵於二十五日到任辦事念臣往在
綸扉正當

宮府睽隔之日呼天泣血眼淚爲枯今者再切

值東西告變薄海繹騷當大壞極獘之後

難尤倍于往時臣以庸愚之資狼狽之病安

能有尺寸展布以答

恩私惟望同官諸臣各竭智謀共期匡濟毋徇推

日首次之叅使臣剛愎自專不聽人言剛

在臣若彼此覲望有懐不竭至于僨事則

亦不敢獨任其責其各衙門大小臣工亦宜

合併精神一心徇國將從前閑言辭語盡

捐除毋復相構相訐上疑

聖心下成黨禍如漢唐宋之季天下事庶猶可為
乎至于大本大原尤望
皇上清心寡欲虛懷納諫毋以讒言而輕動
天威毋以先入而釀成偏聽常使
聖衷穆然無有好惡喜怒端倪可窺以為投閒抵
隙之地則
聰明睿知眞與堯舜同符而其他安攘大計可次
第舉矣臣事
皇祖八年以臣之愚
皇祖之神聖然每有本章必發閣擬仰意所欲行

亦令中官傳諭事有不可臣未嘗不力爭至
再至三
皇祖未嘗不曲意聽臣不欲從中降一
旨也以故
高拱穆清威福不移而臣亦得效其區區犬馬之
力今
皇上虛懷恭己信任輔臣固無不發擬之本章然
間有
傳官稍滋疑議揣之中外彌添揣摩更望
皇上加意政幾愼重綸綍自凡事務容臣等擬

上請

聖裁或有愚見未合

聖心亦乞俯垂採納其於光

聖德而贊

聖治未必無小補矣 臣 前者屢疏控陳病苦下情

字字皆真加之不寐之病近益增劇形神憔

悴恐亦不能久事

皇上惟是萬里遠來毫無他覬所有耿耿愚衷不

能盡述而略陳其大概如此其目前至危至

急之事勢須極救者容 臣 與同官另行陳請

統望

聖慈曲垂鑒炤 臣無任感激屛營之至奉

聖旨覽奏知卿到任辦事朕心嘉悅奏內關朕躬

的知道了倡率廷臣協心匡濟屛絕繁囂尤見

老成謀國忠盡至意該部知道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七日

請　發帑金摺

臣等竊惟自逆左發難徵兵轉餉無一處不
受其害人情動搖已極其驕卒奸民包藏禍
心欲乘間狂逞者在所皆是地方官力不能
制含容隱忍幸旦夕無事今四川土兵作亂
若不及早撲滅竊恐此輩聞風相率繼起更
難收拾而中外財力竭盡無餘各部束手無
措萬不得已懇祈
皇上再發帑金多則三四百萬少亦二百萬以濟
危急臣等極知

內帑請發已多所餘無幾且前此所發率多冒破未得實用深爲可惜但今事勢危急舍此無策昨工部及貴州巡撫四川各鄉官皆有疏請而戶部等衙門亦將繼請零星答應更爲不便不如一起多發着令通融酌用仍一一明白奏聞不得仍前糜費以後亦不許頻煩瀆擾殊爲省事臣等謹擬

聖諭一道恭請

聖裁又湖廣兵萬人已至通州旬餘日須作速打發出關倘其意小望犒賞當此隆冬嚴寒之

時操戈執鋭于邊鄙情實可憐其他處調募
各兵亦陸續將到伏望
皇上另發五六萬金差官犒賞使此輩知恩出
朝廷鼓其勇敢之心而消其桀驁之氣是亦不容
已之急務也臣等再擬
聖諭一道併請
聖裁事屬煩瑣臣等甚懐惶恐但禍變如此不容
坐視故不辭冒昧之罪仰干
天聽統冀
聖慈鑒炤施行

擬

諭戶兵工三部頃因逆酋構禍四川土兵為變深
軫朕懷爾每屢稱兵餉匱乏請發內帑朕念內
帑所發已多全無實用且兵餉分毫難省而動
稱無兵有餉無兵是何緣故經撫各官不思覈
兵覈餉設法討賊但告苦訴窮推罪卸担甚孤
朝廷委任之意今後都着用心料理戰守事務
毋致疎虞其兵道將等官但有推避退縮三尺具
存必不輕貸發出帑金二百萬為東西兵餉各
項等用爾每還酌量緩急撙節通融不得仍前

[illegible]次所用之數仍先行奏聞以後不得再行

[illegible]故諭

擬

諭兵部選左調撥川湖等兵起行在途計程次第將抵近郊朕念各兵赴義從征跋涉勞苦時當寒沍倍軫朕懷特發帑金　萬兩爾部酌量道里遠近派定數目便差的當官同本處地方官唱名給發統領將目一併加賞仍諭令鼓舞約束作速前行到彼聽經撫官獎賞優叙稱朕體念優恤至意特諭

二諭俱

允發

天啓元年十月二十六日

綸扉奏草卷之一終